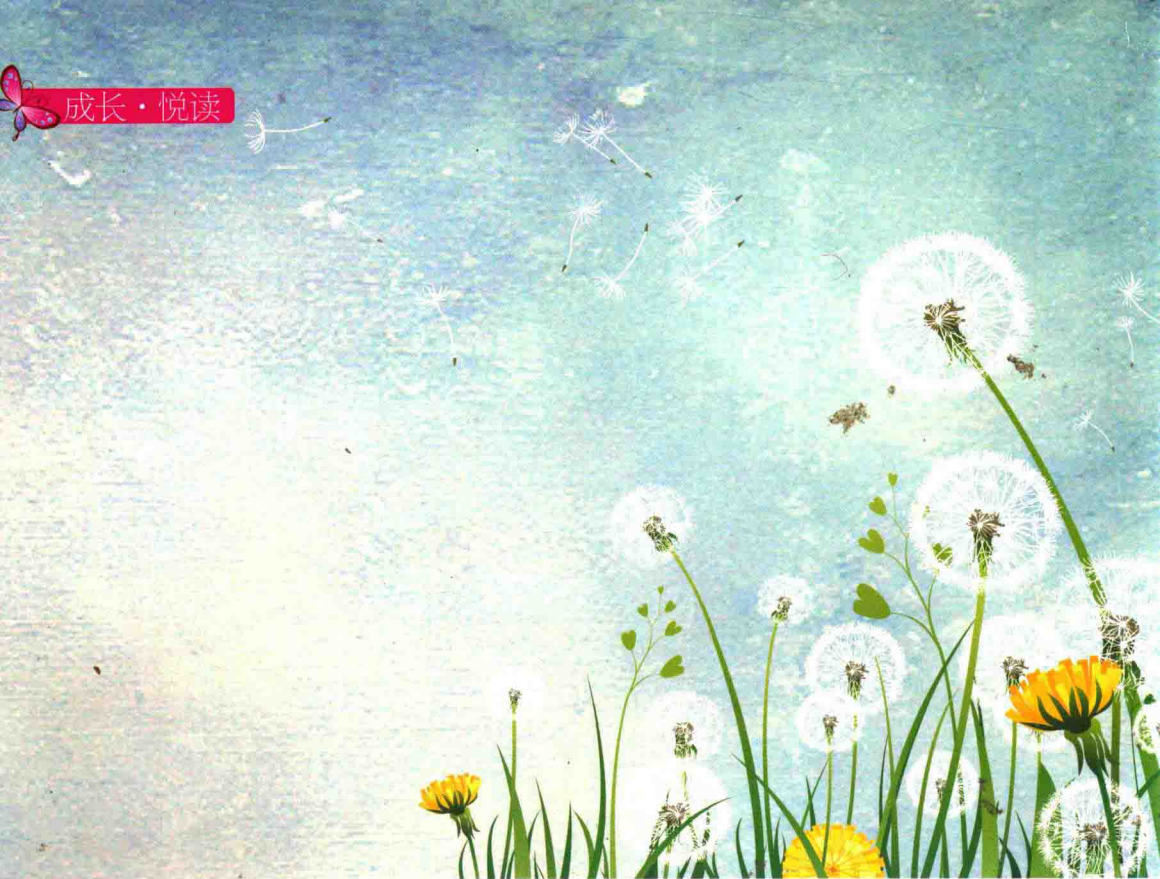




成长·悦读



冰心

共享获奖作家独特的文学视野
品味成长季节绵长的青涩与甘甜

获奖作家作品

对一块木板的尊重

杨海林◎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成长·悦读

冰心

儿童图书获奖作家作品

Bing Xin
ERTONG TUSHU JIANG
HUOJIANG ZUOJIA ZUOPIN

对一块木板的尊重

杨海林◎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一块木板的尊重 / 杨海林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3.7

(成长·悦读)

ISBN 978-7-5068-3628-9

I. ①对… II. ①杨…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

中国—当代 IV. ①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8042 号

对一块木板的尊重

杨海林 著

丛书策划 尚东海 武 斌

责任编辑 成晓春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 / 16

字 数 22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628-9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成长·悦读

Contents 目录

- 对一块木板的尊重 / 1
- 父亲的鱼塘 / 4
- 少年心事 / 7
- 向下开的花朵 / 10
- 怀念一个人 / 14
- 一个人的死 / 18
- 绿 珠 / 21
- 露天电影 / 24
- 白亮亮的瓷砖 / 27
- 白 葺 / 30
- 驼 五 / 33
- 用半生的时间仇恨一个人 / 36
- 绝 活 / 39
- 茅窝儿 / 41



成长·悦读

手 艺 / 44

舒婷老师 / 47

我的徒弟 / 51

袁麻子 / 55

找 人 / 58

铜 匠 / 62

无锡老板 / 66

白家茶局 / 69

长随二题 / 73

茶 庵 / 80

鬼 手 / 84

怀念一双手 / 87

茧 扇 / 90

泥 佛 / 93

碾玉的 / 96

目 录

Contents



成长·悦读

Contents 目录

盘 玉	/ 99
潜 伏	/ 103
痰 狗	/ 107
戏衣谢	/ 110
莲花寺	/ 113
徐白菜	/ 117
烟 绝	/ 121
古 玩	/ 125
心 疼	/ 127
天 水	/ 131
望月鳝	/ 134
夜 匪	/ 137
赛 会	/ 140
唾 孟	/ 143



成长·悦读

悄然无声的手帕 / 146

捧 角 / 150

狼 女 / 153

罗汉狗 / 156

李大麻子 / 160

冤 毒 / 163

黑 丑 / 166

张 刀 / 169

章铁拳 / 171

魏 马 / 174

薛 弓 / 176

枸杞井 / 179

目 录

Contents

对一块木板的尊重

我的父亲是一个木匠。

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公就认定他将来能成为一个好木匠，可是我父亲那时很热衷当一个红卫兵小将，我家至今仍收藏着他当年的一张相片，黑白的，瘦瘦的一张脸上两条眉毛撇得很远，这样的造型可能很难有红卫兵那样的威严，他就故意把小眼睛睁大，让人觉得很滑稽。

那个时候，他可能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当木匠。

我的外公来找我爹了。

我爹其实很愿意学到这门木匠手艺的，可是他觉得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要挟一下我的外公。他就眨巴着眼睛说：葛师傅呀，我这儿可是根红苗正呀，没准还真能跟红卫兵干出点名堂来呢。跟您学那个可就不好说了，也许，连老婆都讨不到呢。

我的外公知道我爹是啥居心，他叹了一口气说：只要你这娃安心跟我学手艺，没老婆，我把大丫头嫁给你。

就这样，我的父亲后来成了方圆几十里很有名的木匠。

我的外公最拿手的木工活儿是雕花。

这是个精致的活计，讲究的人家，打个床，打个八仙桌，甚至打个老式的机凳，都会要求在边边角角雕上图案的。

雕条龙，一只眼睛可以蠕蠕地动，另一只，他就让我父亲雕。

我父亲那时手艺还不精，他只会雕死眼，就是眼珠不会转动的那种。这样的

合作，主家一般是不会生气的，主家说如果我外公再雕一只活眼，龙就会活，就会飞。

飞了，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雕只凤，最后一根尾翎交给我父亲去做。

雕一朵牡丹，花蕊留给我父亲去做。

当所有的活计都可以交给我父亲去做的时候，他真把他的大丫头嫁给了我父亲。

我父亲很乐意娶我的母亲，因为他早就听说我外公有一块上好的木板，叫水柏，木质酥软，手指都能抠动，可是入了水，它能比铁硬上一百倍。

这是块神奇的木头。

我的外公听了哈哈地笑，他说：哪有这样的木头呀，我收藏的只是一块枣木板，不过，那真是一块好木板呀。我一直想把它雕成一件东西，可是总舍不得，我怕我的手艺糟蹋了它呀。

我父亲当然不相信了，因为我外公说这话的时候就和他坐在屋子里，可是我外公屁股也没挪一下，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让我父亲见识一下那块木板的意思。

几十年，我的父亲一直不敢在外公面前大声说一句话。

直到我外公临死的时候，他才让我外婆从床铺下抽出一块木板来。

枣木板。

轻轻一叩，能发出金属一样的声音。

这真是一块好木板呀。

我的父亲摩挲着它光洁的表面说。

真遗憾，我一直想在上面雕些什么，可是临死，我也下不了手啊。

我怕我的手艺玷污了它。

我的外公说完就死了。

现在，这块木板终于到了我父亲手里。

我的父亲本来是个很快乐的人，他的快乐，很大程度来源于他对自己手艺的自信。

可是现在，一到下雨天，他就窝在家里不出去。

一会儿摸摸那板，一会儿在纸上画些图。

要不，就磨他那些雕刻的工具。

有一次，一个书法家朋友来玩儿，要给我写几个字。

我的书房正好空出一块，我就让他写了一个“卷不去拂还来”。

那字是瘦金书，铁画银钩，秀逸有致。

写得真好。

我想起了那块木板，想让父亲把这几个字雕上去，算是我书房的名号吧。

我的父亲也很乐意。

他小心地把书法家朋友的字粘上去，然后用刷子一点一点蘸上水轻轻拂动，让墨迹渗到木板中去。

费时一个多月，终于雕好了。

给我看，我说很好。

给我那个书法家朋友看，也说很好，甚至，比他当初写在纸上的还要好。

可是我父亲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我的父亲叹口气，拿起刨子，三下两下，把那几个字推掉了。

又成了一块木板。

你瞧，这块木板多好。

可我又不是木匠，我不知道这块木板好在哪里。

父亲死后，我把这块木板送给一个来我家搞装修的师傅。

这真是一块上好的木板，可我实在想不出在上面雕什么合适。

搞装修的师傅用宽厚的手掌摩挲着木板说。

到了我手里，我怕委屈了它。

那就把它埋到你父亲或者外公的坟前吧。

我母亲说。

我没有听母亲的话。

我把它交给了妻子。

劈了生炉子用吧。

我对妻子说。

父亲的鱼塘

一开始只是碗大的一块洼地，一下雨，就积了满满当当的水。

是一块废地，正好，又紧挨着我家的自留田，我家有一张渔网，没事时，我父亲常常拎着它出去这儿撒一网那儿撒一网。

吃不完的鱼，就放进去。

真的像一只碗，日头冒一冒，就把里面的水舔干了。

那些鱼，就露出白白的肚皮。

那天，我的父亲大清早就端着个碗出去了。

蹲在这块洼地边呼噜呼噜地喝着碗里的粥。

回来时就咋咋呼呼地吆喝我娘推车。

他要把那块洼地边沿的土推走，再往深里拓一两公尺。

那可是集体的地呀，能行？

行。我父亲的鼻尖上冒着汗珠。

那可不是咱家的地呀，能行？

我父亲本来已经把铁锹扛到肩上了，听了我的话，他又回过头来，说：你个老娘儿们瞎吵吵个啥，我跟村长说定了的事，咋会不成呢？

那时是深冬，我父亲刚端个碗出去，村长也跟了来。

两个人圪蹴着呼噜呼噜喝完各自碗中的粥，村长跺跺脚上的霜，说：狗日的梁泉呀，你把前头的那一截路垫高点。

那一截路，夏天的时候被暴雨冲塌了不少，收呀种的很不方便。

从哪儿取土呢？

就从你家自留田前的洼地里。

我父亲就笑了，知道村长是走的哪路棋，但他还是不放心，想让村长亲口说出来：这截路要是垫实在了，至少得五百方土，要这样算，那块洼地不成鱼塘了？

狗日的梁泉呀，难怪人家都说你门槛精得很——你垫好那截路，只要你不跟我出工费，鱼塘，就归你用。

不要承包费？

就你那鱼塘，一腚尿就尿满了，你能给个一百还是五十？

我父亲就笑道：中，那中，承包费你不要，逢年过节，少不了你几条鱼。

那个冬天，我父亲天没亮就吆喝我娘起来，我娘撅着腚在前头拉，我父亲猫着腰搭着车襻推。风嗖嗖地吹，我娘喘口气的当儿，我父亲褂子上的汗就被冻住了，贴着他的肉，怎么扯也扯不下来。

到春天的时候，一场雨下了两天，我父亲挖的鱼塘就满了。我父亲起了个大早，买了十斤鱼苗放下去了。

我父亲还让我写了“梁泉鱼塘，禁止捕捞”的木牌牌，用一根桩连着钉在水里。

老远，看不见他的鱼塘，但是看得见这块木牌牌。

现在，我父亲变得爱下田了，他总是能从刚拔过的自留田里重新拔出一把草，夸张地扔进他的鱼塘。

这样过了好几年，父亲，也许是认为这个鱼塘真是他的了。

换了新村长。

新村长不像老村长一样和我父亲圪蹴在田头呼噜呼噜地喝碗里的粥。

他坐在我父亲端的凳子上，说：老叔呀，你那鱼塘，是要交承包费的。毯。

我父亲说：我和老村长讲妥了的。

那不行，都过去好多年了，大伙都有意见哩。

再说，你们当初也没写合同。

哦，原来是共产党的天下，现在不是了？



我不跟你扯玄，你就说你包不包吧——不包，可是有人想包呀。

日怪，我看谁敢！

人家要是签了合同，可就由不得你了呀。

真的有人包，是我父亲的一个对头，叫大眼。

大眼都四十好几了，还是光棍儿一个，他，哪把我父亲放在眼里？

头天下了鱼苗，第二天，就全漂起来了。

是我父亲晚上下的药。

气得大眼当时就拿把刀砍了我家好大一片庄稼。

第二回，包给村西的老万长塘藕。

老万，那可是个老实人呀，我父亲，能跟他计较？

也没包成。

新村长火了。

没人包，我包。

包了，却什么也不敢下。

就那么荒着。

直到出了事。

新村长跟一个小娘儿们进城开房，回来时竟被那小娘儿们的男人碰见了，虽然两个人咬死了口不认账，但哪里经得起那小娘儿们的男人天天闹呀。

就这样，新村长没法干了，像一只讨不到食的狗，软套套的尾巴死死地夹在尻子里。

还有心思去过问鱼塘的事？

新村长买了鱼苗，趁黑撒到鱼塘里。

就像跟小娘儿们进城开房一样，还是被人发现了。

很多人拿着鱼竿去钓鱼了。

我弟弟也去钓了一回，回来时鱼竿就被我父亲踩断了。

我父亲泪流满面。

他说：那是咱的鱼塘呀，你小子，咋就那么不记事呢？

少年心事

1993年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年份，甚至1993年夏天也不是一个特别的季节。

但那年我读高二，并且，结识了一个叫鬼子的死党。

我们的学校在远离城市的一个小镇上，我和鬼子的成绩都不好，每到上晚自习的时候，鬼子便在黑暗中骂班主任二马（冯）：妈妈的，明知道咱高考没指望，放学了，还让咱在这里陪绑，干吗呀？

（鬼子就这样骂骂咧咧地领着我从二马老婆开的小熟食店后翻过学校围墙，向一片麦地走去。湿漉漉的空气中满含着麦花的温馨，一种被我们称为“嚓啦鸡”的昆虫在脚下哼哼唧唧，鬼子说，听，多像你写的诗啊。）

鬼子这家伙有点嫉妒我，因为，我曾在县报上发过一首诗，而且，被高二（1）班的韩芸鹃朗诵过。

有一天，我们又翻过学校的围墙，鬼子紧张而神秘地说：今天不去听你的诗朗诵了，咱换个地方。

我问：去哪儿？

鬼子便露出一口白牙，四下里望了望，低声说：看韩芸鹃，你敢不敢？

韩芸鹃不住校，家就在学校附近。每天，我都看见她抱着一大摞书匆匆而来，又抱着一大摞书匆匆而去，但她具体住在哪个村子，我却一点也不知道。

我的头嗡地一响，稍一犹豫，便跟着他钻进墨似的乡间小路。这个计划，鬼子显然酝酿好久，他一会儿跑在我的前面，一会儿又落到我的后面，显得异常兴奋。

走了好一段路，鬼子终于停下来，指着一扇亮着灯光的窗户说：这是韩芸鹃家的后窗，她每天都在这里做作业。

我这才知道鬼子一直暗恋着韩芸鹃。韩芸鹃学习成绩并不好，但会讲普通话。那次联欢晚会，韩芸鹃朗诵了我的那首诗。鬼子非常激愤，回来后差点揍扁我的鼻子。当然，我们还是死党——谁叫韩芸鹃那么喜欢我的诗，谁叫鬼子那么喜欢韩芸鹃！

鬼子让我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等他，而他自己，像一只壁虎似的朝那扇窗户爬去。

回来时，鬼子特意到二马老婆的熟食店里买来一点卤菜和酒犒劳我。

我问：你看见韩芸鹃了？

鬼子说看见了。

我说看见了还让你破费，真不好意思。

鬼子先是一愣，后来可能意识到下面没有好话，就要来揍我的鼻子。

我一边招架一边说：本来嘛，天天都见得着她，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况且，她长得也并不特别。

和我闹了一番，鬼子这才悄悄告诉我，今晚，他看见韩芸鹃洗澡了。

鬼子闭着眼睛，好像很陶醉的样子。过了好一会儿，鬼子才说：真美呀！我让他说详细点，鬼子不肯，鬼子说：韩芸鹃现在已经是我的的人了，你小子，不能再打坏主意。

一连几天晚上，鬼子都带着我悄悄来到韩芸鹃的窗口，当然，韩芸鹃是鬼子的专利，他是绝不允许我靠近一步的。为了补偿我，鬼子每晚都领我吃二马老婆做的卤猪头。很快，鬼子就捉襟见肘了。

鬼子决定回家拿钱，临走时，很认真地叮嘱我晚上早点睡觉，否则，回来一定揍扁我的鼻子。

可巧，鬼子前脚刚走，学校就召集我们高二（1）班和高二（2）两个文科班上一个大课，是县里一个专家来分析今年高考的试题走向。前排的位置老师作了安排，由尖子生坐，后排，就不问了。神使鬼差地，我看见了韩芸鹃，而且，和她坐在了一起。

起先，韩芸鹃和我都有一点矜持。可能是和我一样觉得无聊，韩芸鹃在纸上

悄悄写起了诗——

除夕夜走在回家的路上
有一种久别渐生的眷念
从背后，射中我的心脏
爱情，像一支锐利而忧郁的箭

.....

这是我刚刚在县报上发的一首小诗，我和韩芸鹃相视一笑。

晚自习的时候，我忽然为自己鸣不平：鬼子凭什么不准我靠近韩芸鹃？他只是暗恋韩芸鹃而已，韩芸鹃朗诵过他的诗？韩芸鹃朝他笑过？

我终于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悄悄来到韩芸鹃的窗前。透过玻璃，我发现屋子里并没有人，靠墙的桌子上摆着一本《高中生课外阅读》，再往里面，便是一块布帘。由于灯在布帘外面，因此看不见帘内有什么，只隐约传来哗哗的水声。我断定，鬼子说看见韩芸鹃洗澡，大概也是这种情形。

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咳嗽，有人来了，我撒腿便跑，身后的狗汪汪地狂吠起来，惊醒了整个村子。

第二天，我刚被二马揪下床，消息就传来了，说是韩芸鹃洗澡时被人偷看了，而且不止一次，她窗下的草都被踏平了。

鬼子回来时没揍我的鼻子，却不再和我说话，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大学毕业好几年，才在南方的一个小城碰到过去的一个同学。她说，韩芸鹃你记得吧，高中毕业又上了一年，不知什么原因，竟和二马有了那种事。二马的女人气不过，竟爽爽快快地和二马离了婚，哎，二马都四十岁啦。

那个同学又说，韩芸鹃出嫁的那天，鬼子一直跪在她家窗下，韩芸鹃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向下开的花朵

我的高中是在乡下念的。

虽算不上是百年老校，但至少也是半百了吧。教风严谨，教学成绩却很差。

校长老曹没办法，到高二时，便将每个学生心里盘桓一遍，然后，在文理科的基础上增设了一个综合班。

这个综合班，实际上收留的都是一些害群之马，为了笼络我们，在开设正常科目的同时，还邀请了乡里的农技师来给我们开设了几个劳动技能课——凤尾菇的栽培呀、蜜蜂的饲养呀什么的。

那时还没有职业技术学校，老曹的这个权宜之计竟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

三天两头地到我们学校来开现场会。

我们的鼻子都气歪了：这个老曹，不是存心拿我们开涮嘛。

这样的课，只有苏紫耘爱上。

苏紫耘和我是同桌，每次上这样的课，我都看见她拿枝笔认认真真地做着记录。有时，还主动举起手来提几个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架势，好像田间地头的老农。

我们都觉得好笑：这个苏紫耘，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好在乡里的农技师们也知道这不过是做做样子，没几天，就摆出他们的派头来了，上课，来得也不准时了，即使来了，那课讲得也不认真。

苏紫耘再提问，就常常让他们很为难。

苏紫耘就叹口气。